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

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毛泽东

曹雪芹

胆大包天

CAOXUEQIN
DANDABAOTIAN

冯精志 著

断舞儿。李迎春

李毓蘭迎天女佩

賀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曹雪芹

胆大包天

CAOXUEQIN

DANDABAO TIAN

冯精志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曹雪芹胆大包天 / 冯精志著.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639-2231-4

I. ①曹… II. ①冯…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8968号

曹雪芹胆大包天 冯精志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张 瑚

特邀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邮政编码: 100124

电 话: 010-67391106 010-67392308 (传真)

电子信箱: bgdcbsfxb@163.net

承印单位: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2231-4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本社调换

目 录

题 叙

一、非传世小说与“碍语”	1
二、来去匆匆的索隐派	3
三、“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5
四、口碑中的“雍乾宫廷说”	7
五、背景年份在雍乾时期	10
六、浓重的“野史”色彩	13
七、框架：一明一暗两个故事并行	16

第一章 贾元春：半个乾隆元妃

一、孝贤皇后猝死之谜	19
二、大贾元春和小贾元春	22
三、只能是孝贤皇后仪驾	24
四、“元妃”就是乾隆元妃	28
五、“《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	31
六、原本是乾隆元妃判词	33
七、《恨无常》暗示了自尽	36
八、“傅恒家事说”和“文忠公之嬷”	39

第二章 秦可卿：另外半个乾隆元妃

一、这个姓名符号代表着两个人	43
二、秦可卿“还魂”记	45
三、“太医老爷”在给谁治病	47
四、张友士有双重身份	49
五、到底是谁“初次行经”	51
六、“大奶奶”指的是谁	55

七、两个女人的两种死法	56
八、两个女人的两个死期	59
九、为什么强调“如坐舟中”	62
十、谁的“长房内绝灭无人”	64
十一、画舫与“檣木”	66
十二、“两旁拥侍军民人众不得往还”	68
十三、“十二支”与“四海同哀”	70

第三章 十二宫与十二钗

一、大观园就像个后宫	73
二、为什么“钗”无定数	77
三、隔着永巷听“蟆更”	78
四、薛宝钗是待选秀女	80
五、真传挑选嫔妃的过程	83
六、林黛玉集萃宫怨诗	87

第四章 孝圣皇太后与贾母

一、“老十二钗”成员	92
二、答应·妯娌·老祖母·大富婆	94
三、在清虚观暴露身份	97
四、寂静清冷的生活	100
五、祖宗留下的吃饭“家法”	103
六、“国君”一家子前来祝寿	104
七、贾母的实际年龄	108
八、贾母的过门年龄	110
九、谁敢拆太医院的大堂	114

第五章 雍正皇帝与贾敬

一、两个神仙迷的关合之处	118
二 谁的“奸盗淫邪文字”	121
三、相同的“宾天”过程	124
四、庆幸胤禩暴亡的诗作	128
五、贾敬死于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129

第六章 清宫宫女与贾府丫鬟

- 一、五百宫女和“几百女孩子” 133
- 二、“家生女儿”的由来 136
- 三、使用“汪恰洋烟”的丫鬟 138
- 四、袭人为什么涨工资 140
- 五、丫鬟婚配与宫女外放 142
- 六、悄悄塞进一笔“指配” 144
- 七、月钱、月银和宫分 146

第七章 皇室包衣与贾府奴仆

- 一、以“房”为单位的奴仆 148
- 二、京师的和外地的 151
- 三、“自己也是奴儿” 154

第八章 御膳房与贾府伙房

- 一、严格执行分例制度 160
- 二、总管房与总管大臣 163
- 三、游牧民族的饮食遗风 166

第九章 内务府与贾府

- 一、“宁荣二府”寓意何在 169
- 二、内务府广储司入书 171
- 三、吃“分例银子”的僧道 173
- 四、银库及其衍生的陋习 175
- 五、主要使用“官中的钱” 176
- 六、是谁在放高利贷 179
- 七、给皇家当铺放贷 182
- 八、家伶班子唱大戏 185
- 九、来自如意馆的画作 188
- 十、“裁缝绣匠并作女工” 190

第十章 贾府盗版紫禁城

- 一、平面布局的吻合之处 194
- 二、哪里的“一射之地” 197
- 三、“一箭之路”和“三里半大” 199

四、慈宁宫与贾母院	201
五、独一无二的穿堂	204
六、贾赦院与西花园公案	209
七、乾清宫与贾政院	213
八、王夫人住在哪儿	217
九、梨香院取材于景福宫	221
十、绛芸轩·绛雪轩·白海棠	224
十一、仪门和角门	227
十二、宁国府八重门的出处	229

第十一章 家奴独特的愤懑

一、躲不开的皇储之争	234
二、“李佛”的下场	238
三、被史家忽视的两份奏折	241
四、曹家大难临头记	245
五、从李煦的身世到《婉嫔词》	248
六、山东驿站的“葫芦案”	254
七、从革职抄家到风云流散	258
八、内务府正白旗包衣籍	260
九、香山护军营的旗兵	263

第十二章 脂砚斋之谜

一、脂砚斋中的某位入书	268
二、“畸笏叟”疑似曹頌	271
三、曾经照看曹家的“王子”	276
四、组织抄写己卯本的弘晓	278
五、秦可卿“托梦”白家瞳	281
六、政治夹缝中的允禄	284
七、乾隆朝唯一的政治清算	287
八、“旧日东宫之嫡子”	290
九、“可恨同时不相识”	294
十、从敦氏兄弟到早期的传播者	296
十一、熊赐履的外孙孔继涵	298
十二、对脂砚斋“斋主”的推测	301

题 叙

似乎，红学研究也有个“主流”。屈指算来，我留意红学的年头不算短了，却始终未能入流，或者说未能跻身于主流。我以为，在脂砚斋指导下，曹雪芹创作《石头记》，用微词曲笔披露了乾隆后宫的秘闻逸事，也就是乾隆爷的家事，这一干了解内情的人借此和最高统治集团插科打诨，倾泻愤懑，从而铸成古往今来最大的“游戏笔墨”。不用说，我的这一立意不但踏上了索隐派的贼船，而且属红学另类，相关见解与主流看法不同，甚至完全不同。因此，我打算在这篇超长的题叙里说说这些不同或完全不同是怎么来的。

一、非传世小说与“碍语”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原作。曹雪芹生前，《石头记》前八十回手稿就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传阅，并被加评加注及辗转传抄，于是产生了不同的手抄本和过录本，其中以署名“脂砚斋”者批注的居多，通称脂砚斋评本，简称脂批本、脂评本。已发现的脂批本有七八种，影响较大的有：胡适收藏的甲戌本，因文中有“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字样；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己卯本，书名下注“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及“己卯冬月定本”，可知这是脂砚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冬评阅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庚辰本，是从己卯本过录的。还有在山西发现的甲辰本、北京吴晓铃收藏的己酉本，以及戚本、靖本、蒙古王府本；等等。

曹雪芹倾半生心血写作《石头记》，有生之年却没有见到书稿问世。拿今人

的眼光看，脂砚斋和曹雪芹的操作过程难以理解。从初评《石头记》到曹公辞世，间隔十几年，脂砚斋评来评去，为什么不刊刻印行，总是用手抄本形式把玩儿呢？另一个问题是，按说脂砚斋评《石头记》时，书已写完了，否则不会拿出来评注。那么，为什么流传下来的诸种脂批本统统只有前八十回呢？此中定有大辛酸。

曹雪芹于乾隆年间著书时，西欧的法国爆发大革命，提出了人权宣言，而东方的中国依旧背着沉重的封建包袱，封建文明成熟得不可能再发育了，就像挂在树上的一个烂桃，烂光了算完。因循守旧的清廷当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仍然自得其乐。乾隆爷根深蒂固地认为，天朝无奇不有，是超级大国，甚至是全世界的老大。

封建文明不可能培育出人权观念和法制观念，在清季社会里，没有人权，没有舆论监督，没有驰骋思绪的报刊，法治社会该有的全都没有，而人治社会该有的一应俱全，文字狱甚嚣尘上。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的不满情绪没有发泄渠道，于是憋出了咄咄怪事，手抄本几乎成为唯一的发泄孔道。地下文艺作品或多或少隐藏着不利于当局的话。反过来说，如果《石头记》是一本歌功颂德或无伤大雅的书，就没必要采取抄本形式了，直接交坊间刊刻就完了。

《石头记》最初以手抄本形式在一个小圈子里传阅。第一位读者大概是康熙皇帝的曾孙永忠，永忠有个堂叔叫瑶华，是乾隆皇帝一位堂兄弟的儿子，算是半半拉拉的圈里人。瑶华说：“《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听听，“非传世小说”，这是圈里人最早为《石头记》定的调。

什么叫“非传世小说”？直白地说，《石头记》压根不打算交坊间刊刻印行，不打算流传到世间。作者不指望写书出名，也不指望出书卖钱产生经济效益，因之没有在封面标出姓名。曹雪芹一辈子没有到出版社领取过稿费，至死也是个穷光蛋。

非传世小说的对象不是大众读者，不是给圈外人看的，只是在小圈子里传看的手抄本，由于写作时不考虑传世，也就不大考虑后世读者的需求，而是直不棱登地追踪蹊迹眼前发生的事，圈内人能看懂就够了。这是阅读非传世小说的基点，非常重要。脂砚斋一千人不仅仅是个编辑班子，他们评注这本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消遣、把玩、抒发胸臆，以至骂大街发牢骚的过程。

手抄本是高压政治的产物，是文字狱逼出来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文革”期间，手抄本大行其道，亦是如此。若许年来，红学研究之所以深入不下去，总

浮在浅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石头记》的前身是一部手抄本，是在一个小圈子里传阅的非传世小说。既然是非传世小说，当然有不利于当局的内容，瑶华自己就吓得不敢看，害怕其中有“碍语”。那么，《石头记》中是不是有碍语呢？碍语，即政治上有关碍的话。实际上，《石头记》是一部集碍语大成之作，碍语之多，恐怕能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二、来去匆匆的索隐派

曹雪芹创作《石头记》时就预感到，藏匿于书中的苦心孤诣很难被外人揣摩出来，因此在书中留下了一首绝句：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二百多年来，力图解其“味”者不在少数。既然曹雪芹声称书中将真事隐去，“假作真时真亦假”，于是便总有人猜测，《石头记》中隐伏着很大的关节，由此引起寻根问底的七猜八想。

清代，满人处于统治地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处于被统治地位，尖锐的民族矛盾，激化了阶级矛盾，各社会阶层都绷着弦，由之时人喜欢琢磨政局，揣测宫廷里的事。有的知识分子很有眼力见儿，看出《石头记》中藏匿着重大指向，是骂当朝的书。但是当时文字狱太盛，谁也不敢往深里谈，只好人云亦云地往“情”字上东拉西扯。

乾隆末，周春称《石头记》里藏着“金陵张侯家事”。周春的研究方法不值一提，结论也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开了索隐派牵强附会之先河。索隐，即探索作品中隐喻的史实。索隐派有巨大的先天不足。政治上，他们处于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不敢往深里想；方法上，他们没有受过训练，全然不知逻辑和实证为何物；再就是缺乏资料。受到种种先天不足的制约，自然“索”不出个名堂。晚清，大清国势眼看不行了，知识分子的胆子越来越大，索隐派趁势崛起，形成明珠与纳兰性德、清世祖与董鄂妃及康熙朝政治三大说。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曾经赞赏一个才子说：“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

香”。这位握握手就让衣袖香几年的才子姓宋名翔凤，不事科举，吟咏风流。他抛出的一则逸闻被载入《能静居笔记》，说乾隆末年，权臣和珅不知从哪儿搞来一部抄本《石头记》，进呈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在“万几暇余”翻了翻，直觉是“此明珠家作也”。这条笔记是拐着弯记录的，不一定靠得住。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说法第一次把《石头记》与康熙朝的政治斗争挂起了钩。

明珠历任刑部、兵部、吏部尚书。吴三桂叛乱前曾建议撤藩，把将要发生的坏事想到了前头，这种预见性深得康熙皇帝赏识。明珠主持朝政时因卖官鬻爵被弹劾，连什刹海的大宅院也入了官。乾隆爷为什么会把《石头记》与明珠联系起来？当是摸准了大红大紫者落难后的心思，认定这种人垮台之后会想方设法翻案，而最便捷的途径便是写小说。今人说写小说翻案是一大发明，其实这项发明古已有之。

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官儿不大，只是一名侍卫，却是清代最优秀的词人之一，词的风格近似李后主，但功力没有李后主那么到家。陈康祺在《燕下乡脞录》里引述徐柳泉的话，大意是《石头记》即记明珠家事，“金陵十二钗”都是纳兰性德平时交往的高人。甲戌本《石头记》墨笔批书人孙桐生说，听老人讲，贾政指明珠而言，贾雨村指高江村，贾宝玉即是纳兰性德。这些记载都把纳兰性德和贾宝玉联系起来，终究事出有因，在士人眼中，贾宝玉当有大来头，而历数康熙乾隆时有资格成为贾宝玉原型的，首推纳兰性德。况且在京中，只有明珠、纳兰性德在什刹海旁边的那个大宅子，勉强可望大观园之项背。

王梦阮和沈瓶梅的《红楼梦索隐》认为，是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称顺治皇帝福临执政十八年，由于董鄂妃卒，悼伤过甚，跑到五台山清凉寺出家了。顺治皇帝驾崩及发丧等，都是假的。还说福临临终的《罪己诏》，实即驾临五台山诸臣劝归不返时所作。

在所谓的清初三大学案即太后下嫁、世祖出家、雍正夺嫡中，以世祖出家的材料依据最薄弱。把没有直接证据的传闻作为立论基础，不管故事编得如何周详，也缺乏可靠性。至于认为董鄂氏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更近乎天方夜谭。孟森的《董小宛考》以确切的史料考证，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死于清顺治八年，活了二十八岁。而世祖生于明崇祯十一年，比董小宛小十四岁。董小宛“长逝”时，世祖不过是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两个人不可能发生传说中的生死不渝的爱情。

清末民初的索隐派中，以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影响最大。在蔡先生看来，

《石头记》满纸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蔡先生认为,“金陵十二钗”是清初江南十二名士,林黛玉(《石头记》女一号的名字恐怕有说道。在庚辰本中,大凡回目中出现这位女一号的名字,称为“黛玉”,而小说正文中则称为“黛玉”。这一不相符之处显得十分突兀,显然不是校对错误,因而有耐人寻味之处,估计里面藏着一段未曾说出的心思。在小说中,林黛玉的小名是“颦儿”。“颦”为何意?本意是皱眉头的样子,转义是效仿他人而不得当之意。看看,又是“代”,又是“颦”,分明是曹雪芹打算用这个小说形象代表或者效仿某个原型人物)影朱竹垞,薛宝钗影高江村,探春影徐乾学,王熙凤影余国柱,史湘云影陈其年,妙玉影姜西溟,宝琴影冒辟疆,刘姥姥影汤潜庵,贾宝玉则是康熙皇帝几立几废的皇太子允礽。以蔡先生的渊博和严谨,所引史料是可靠的,推求也不乏严肃性,但未能逃脱比附之歧途。

索隐派充分注意到了《石头记》的背景,提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有反满内容,这些都符合作品的实际,却无一例外地简单化理解了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强拼硬凑地把小说和历史事件相比附,甚至用测字猜谜的办法对号入座,东拉西扯,南辕北辙,一无所中,贻笑大方。从周春分解“曹”字和“林”字犹如挂弓而为“张”,到邓狂言把第四十七回离奇地“索”成李自成大战吴三桂,索隐派始终行进在一条与曹雪芹本意不着边际的道路上。这一派如同流星般从苍穹滑过,除了瞬间在天幕上留下一道划痕外,一点也未曾照亮夜空。

三、“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自从蔡元培的“康熙朝政治”说栽了大跟头,《石头记》中是否有宫廷隐笔就很少有人再想了。但是,蔡氏索隐砸锅了,不等于《石头记》中就没有清朝宫廷之隐了。你看那个脂砚斋,左一个“《春秋》字法”,右一个“《春秋》法子”,一会儿说王熙凤的手段高于郑庄魏武,一会儿又说尤三姐有忠臣之慨,一总撩着人往宫廷政治上想。

时光流逝到1964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对几位哲学工作者说了一番话,

其中提到：“《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这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视角，或许是高明的视角。当年恩格斯就是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当历史读的，认为巴尔扎克用编年史的方法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而在这幅中心图画周围，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毛泽东的路数与恩格斯差不多，他力图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败了解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衰败，尤其是点明了概括出金陵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这一点确实是发前人之所未发。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蔡元培和胡适作了比较，此二公是红学研究中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

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却是“旧红学”最后的代表。他力图把《石头记》当作历史读，只不过入了偏门。他的方法不对，结论也不对，但是方向对，注意到贾府中藏匿着一个重大指向，因而直指康熙宫廷。这种敏锐是大政治家不同于常人之处。胡适的研究始于蔡元培跌跟头之后。索隐派的集团冲锋没有攻陷任何一座隐匿于书稿中的历史山包，胡适也就不走那份脑子了。他运用实证方法，冷峻而客观，不越雷池一步，先天不足是不把《石头记》当作历史来读，而是作为文艺作品来读，把外围的几个基本问题廓清后，就甩手走人了。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谈话，与全党大抓阶级斗争的时局有关。这次谈话后不到两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其间掀起一股“评红”热潮，一时间，报刊上“护官符”、《好了歌》满天飞，评者动辄和贾府大算“奴隶血泪账”，贾宝玉成了反潮流英雄。为了配合阳间“路线斗争”的需要，阴间的曹雪芹被扭曲得一塌糊涂。那是红学研究在不正常环境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而不正常的事物最容易骤然走向反面。十年浩劫后，红学阵地沉寂下来了。待这门显学伴随着人们的反思逐渐复苏时，便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否认《红楼梦》中有历史和阶级斗争，认为那里说的不过是一个哀婉凄恻的爱情悲剧。

几十年过去，掉过头看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认识，洞达而略显僵硬。毛泽东不愧是大哲人，“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不管什么时候，这个框架都巍然不倒。《石头记》中的确有历史，这本旷世巨著是被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挤榨出来的。只是毛泽东所说未必体现了曹雪芹的真意，第四回不可能是总纲，《好了歌》的意蕴，毛泽东看了五遍也没有吃透。由之，仅仅把《红楼梦》

当作历史来读还不够，仅仅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也不行，由这次谈话引发的红学大折腾、大反复，应该总结教训。教训不是别的，是要“解”曹雪芹和脂砚斋的“辛酸泪”，从“石头”中揣摩出历史，就不能拿今天的眼光代替古人的眼光，不能用激烈的思维去揣测高手不温不火的思维，还是要回到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代，浸泡在那个时代之中，才能认识那个时代的问题。

四、口碑中的“雍乾宫廷说”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红学界就已确认曹雪芹晚年流落地点在北京西北郊的香山一带，只是不知道在哪个村。70年代初，香山正白旗村一所旗下老宅的墙壁上偶然剥离出“题壁诗文”，种种迹象表明，它与曹雪芹有关，这处老宅很可能是曹雪芹的故居。

我弟弟冯华志从野战部队转业回京后，听说此事，决定拍摄一部名为《曹雪芹与香山》的纪录片。他用转业费买了一批美国伊斯曼胶片和一台甘肃光学厂制造的摄影机，就着手工作了。我那时在军政大学（后更名为国防大学）工作，每逢星期天就往香山正白旗村跑，给冯华志打下手。在那处旗下老宅，我认识了房东舒成勋先生，听他介绍了题壁诗文的发现经过，以及他言之凿凿的结论：“哟嚯！闹了半天，敢情曹雪芹住在我家。”

在那段日子里，我偶然听到一个带有“索隐”意味的说法，我粗略地概括为“雍乾宫廷说”。它不是政治家说的，也不是红学家说的，更不是文艺评论家说的，而是香山脚下的居民说的。其实也不是香山脚下居民的“原创”，而是他们从他们的爷爷奶奶那儿听来的，而他们的爷爷奶奶又是从爷爷奶奶那儿听来的，捋到根子上，是前十多辈子的人说的，时下的老人不过是在照传照转。

舒成勋隶属满族正白旗籍，先祖舒穆鲁氏是满洲望族之一，出过大学士徐元梦等，后人很是引以为荣。辛亥革命后，舒穆鲁氏部分随了汉族的舒姓，大清完了，这一干人自然没落了。舒成勋的上世风光不再，没混出大名堂，他的父亲不是什么旗官，仅是个笔帖式，在旗营中抄抄写写的，相当于文书，是旗兵的兵头将尾。

我见到舒先生那阵子，他有七十多岁了，退休前是北京二十七中的语文老师，健谈，聊到兴头上，扬头竖脑的挺精神。自从家里偶然发现了题壁诗文，短不了有人上门来看，来打听，他逢人就讲当地传说的曹雪芹的事。我对红学知之甚少，

只是星期天赶到正白旗旗下老宅，给冯华志打打下手，有时在一旁有一搭没一搭地听听。有一天，舒先生的一句话直筒筒地灌进耳朵眼儿，我听得明明白白的。

像许多老北京一样，老舒是性情中人，一点都不世故。他跟参观者聊得最多的是旗营的房屋制式，以证实他住的房子确是旗下老宅，同时证实自家祖上混得尚有人样儿，否则没资格住这种房子。闲暇下来，他也间或扯扯曹雪芹笔下的旗人饮食起居什么的。

那是一个星期天，来老宅参观的人挺多，老舒被众人簇拥着问这问那的，好不自在，于是聊性大发，跟参观者聊热乎了，说话也就不忌讳了。冷不丁地，他信誓旦旦地冒出一句：“你们以为曹雪芹在写什么呐，他写的尽是清宫里的事儿。”

他的这句话让听者面面相觑，愣怔了好一会儿。

有个小年轻忍不住问道：“您这么说有根据吗？”

这正是舒先生所期待的效果。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他那时的表情和动作。在抛出一个大炸弹后，他有些振奋，而且颇有几分得意，眼睛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抬起胳膊，向远近比划着，高声说：

“你们要是不信，就自己个儿打听打听去，这儿的老户，上世都是香山护军营的，在清军里混事儿，除了个把参领和数量不多的佐领，大部分是旗兵，那会儿不叫‘兵’，叫‘前锋’。老辈子撂下话了，曹雪芹是什么人？就是正白旗营里最最一般的前锋，和大伙儿一样儿，按月到佐领那儿领饷银俸米，每个月关一两半银子，一担老陈米。老辈子留下的话是，曹先生为了写《石头记》，整天背着个小包袱，里面放着笔墨纸砚什么的，四处转悠，打听宫里的事儿。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玉泉山、清漪园，都在左近方圆。护军前锋的身份帮了不少忙。皇上不在园子的时候，曹先生和看守园子的护军兄弟们说说，就溜进去，一边看着寻摸着，一边跟里面的太监呀，宫女呀，护军呀臭聊，聊着聊着就悄悄问，皇上吃什么呀，穿什么呀，有什么‘嘎估’事儿呀，哪位嫔妃是怎么回事呀。鼻子底下长着嘴，曹先生本来就是个大侃爷，特能神侃，加上他的亲戚都是内务府的人，宫里那点事全让他掏出来了。他可好，掉脸儿就写进书里了。”

旁边有人说：“不大可能吧，清宫里的事向来封锁得很紧，没有人敢捅到外面去。”说话的这位，好像是对清史有所了解的。

老舒颇为不屑地“嘁”了一声，“能有多紧？什么清宫消息封锁严实，不准外泄，别信那些话。我就是旗人，最清楚在旗的是怎么回事。旗人，十有八九好

显摆，自家祖上怎么风光，自家有什么，自己个儿见过什么，一总挂在嘴上，显得见多识广嘛。说出来不怕寒碜，我也爱显摆，跟你们说这些事，也是一种显摆，拿北京话说，‘显大包’呗。旗人里尽是滚刀肉，啥也不在乎，前清那些太监、宫女、奶妈、护军前锋什么的，只要出了宫禁，没一个不显大包的，宫里的那些大事小事的，东拉西扯，全给抖搂出来了。”

我问：“曹雪芹是怎样在书里表现清宫的？有例子吗？”

老舒张嘴就来：“有哇。比方说，大观园就是颐和园加上圆明园。曹先生写书那会儿，正赶上修清漪园，就是光绪年间西太后修的颐和园前身。乾隆爷修清漪园，是给他的生母祝寿的，早先只有北墙和北宫门，后来才加了个东宫门。乾隆年间，昆明湖以南没有围墙，只设俩‘拨堆’（相当于哨位），几个护军在昆明湖大堤上转转。老曹在清漪园平趟，那儿的事儿，就没有他不知道的。”

我追问了一句：“还有别的事例吗？”

老舒吭哧了好一会儿，才嘟囔了几句：“您让我说，可真难为我了。曹先生是怎么往《石头记》里面搁清宫的，我一时半会儿的也说不出个道道来，反正我自幼生长在这里，正白旗的老辈子就是这么说的，一辈儿一辈儿的，就是这么传下来的。”

尽管我对红学是门外汉，听了这席话，还是觉得振聋发聩。

早年间，我在野战部队当过新闻干事，对采访这种事并不陌生，想多找几个当地老人往深里聊聊，跟舒成勋说了，他满口答应。经他牵线搭桥，从杏石口到买卖街，我在香山一带转了五六家，走访了几位老人。这些老人，有的是舒成勋的发小，有的不是，只是彼此知道对方。他们没有统一过口径，却众口一词：据老辈子说，曹家对雍正爷、乾隆爷父子没好气儿，憋了一肚子火，《红楼梦》里写的尽是清宫的事，有不少骂雍正爷的地方，有时候连乾隆爷捎上一块骂。

捎带说说，说这些话的老人，除了舒先生出于语文教学的需要而浮皮蹭痒地看了看《红楼梦》外，其余老几位谁也没看过，有的不识字，有的识字没兴趣，有的想看没工夫。对这点，他们毫不隐讳，他们对我所说的那些，实实在在是耳朵上挂着的“父老相传”。

从直觉上，我相信父老相传的东西。别看口碑这东西没有典籍来得正规，不是白纸黑字，登不得大雅之堂，却有个不可匹夺的出处：它的源头是那些和曹雪芹相邻隔壁、一道按月领饷银俸米的旗兵。那些旗兵亲眼看到老曹半疯半痴地写

书，有的和他一块在旗营东头的小酒馆喝过酒，亲耳听到他口无遮拦地聊自己正在写的书。唉！人在落魄时，侃大山是一种宣泄，既然是宣泄，就要托底，把深藏心底的话抖搂出来。就像英国二战时首相丘吉尔至死也是个老顽童，曹雪芹这种横空出世的大才子，心里搁不住话，二两黄汤下肚，张嘴就来，一辈子也不会掖藏任何秘密。他和脂砚斋联手做的事，用不着别人打听，他借酒消愁，唠唠叨叨的，自己个儿就把底牌撻光了。

曹雪芹生前是被彻底埋没的，活的很贫困，死的很悲惨，死后草草葬在正白旗营北面的地藏沟义地（地藏沟早就被某部门征用，圈了起来，面貌大为改观，不可能再找到曹氏墓地了）。到他的书逐渐传播开来，老街坊们脸上有光，会絮叨他的往事。絮叨就是絮叨，不是传播，更不是炒作，老旗兵的见闻仅在香山附近流传。老旗兵们老实巴交的，他们的后人也是老实巴交的，老辈子怎么说的就怎么跟后人学话，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不掺杂水分，二百多年了也没怎么走样。香山脚下流传的曹氏口碑，不管别人信不信，我信。

五、背景年份在雍乾时期

其实，世居香山的老人们把当地的“父老相传”向许许多多来访者说过，语文老师出身的舒成勋，对得起自己早先的行当，更是逢人就大谈特谈。老人们来日无多了，愿意把祖上传下来的事说给年轻人听。这也算文化遗产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但是，时代不同了，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历经浩劫的国家在酝酿开放，酝酿改革，酝酿与外边世界的充分沟通。信息社会讲究“眼球经济”，香山脚下的旗兵后代被大潮冲荡着，身不由己地进入目力所及的更宽广的世界。闯入这一茬旗兵后代“眼球”的新鲜事太多，在越来越多的诱惑面前，香山脚下的年轻人躁动不安，向往着北京城里的大千世界，对当地父老相传的曹雪芹其人其事没啥兴趣，不可能再成为口碑的承传人。因此，老人们说了又说，却反响不大。他们也把当地的“父老相传”向城里来的红学家们讲过，不少有“学问”的主儿听了后不以为然，个把学问家还嗤之以鼻。

《石头记》里是不是写了清宫，是不是骂了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我完全吃不准，只得回去翻书，赶着鸭子上架，就这样涉猎了红学。